

四时瓶插

今古花道



拈花

薛冰著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拈花

四时瓶插

今古花道



薛冰

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拈花 / 薛冰著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
2012.3

ISBN 978-7-5474-0448-5

I. ①拈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插花—工艺美术史—中国 IV. ①J50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62141号

责任编辑 韩 猛

装帧设计 王 钧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规 格 150毫米×228毫米

7.25印张 223幅图 103千字

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

印 次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7000

定 价 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建议图书分类: 传统文化/休闲生活/插花艺术

引言 拈花入瓶

屈指拈花，一个细微的动作，意境的诠释却可以天差地远。拈花示众，在佛祖是以心传心的佳话；拈花惹草，于俗人却成了挑逗异性的隐语。如我之辈，既不奢望成佛作祖，也无意炒作，姑取其中，拈花入瓶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插花了。

插花所用的容器，当然不必限于瓶，瓷碗、陶钵、铜鼎、竹篮无不可用；广义的插花，且包括插在头上、佩在身上，甚或就持在手中，是名副其实的拈花。然而古人习称插花为瓶花、瓶供，是以瓶为概称。正如所撷取的花材，未必就是花，也可以是枝、茎、叶、果，甚至包括野草，而统名为插花。就此而言，插花正是一项拈花惹草的活动呢。

插花于器，如今是一种艺术，花艺，有专门的协会和研究会，有规模宏大的展览和赛事。日本人更尊之为花道，作为女子教育的必修课，新嫁娘可以不“洗手做汤羹”，却不能不亮相插瓶花。这就又将插花弄得有些女气。日本一些男性公务员，为了减压而学习插花，竟被媒体抓住大做文章。而近百余年间，日本国势强盛，在与西方交流中又占着先



清代版画，萧云从《九歌图·礼魂》

机，中国一度闭关锁国，甚至视鲜花为毒草，斥爱花为堕落，遂致世界误以日本花道为东方插花正宗。其实日本插花源出中国，中国古时的插花活动，参予者并不分男女老少。“妾发初覆额，折花门前剧”的，是女娃娃；“少日春怀似酒浓，插花走马醉千钟”的，是少年郎；“有花堪折直须折，莫待花残空折枝”，是剩女的吁嗟；“老子舞时不须拍，梅花乱插乌巾香”，是壮士的洒脱；“人老簪花不自羞，花应羞上老人头”，则是衰翁的感伤。而插花成为一种玩艺，更是男人弄起来的，

一度且曾是僧人的专长。

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人生遭遇插花，是极寻常事。寒舍中高矮方圆几件瓶罐，应时换季，插数枝银柳，一把野菊，不过随手摆布，顺眼即好，无所谓技艺，更惶论流派。就拈花入瓶这基本动作来看，随意插花以自娱，与任何顶尖的花艺、花道表演，并没有什么差别。差别只在于程式的有无。不仅于插花，世间诸多事物，有程式与没有程式是大不一样的。刘邦初当皇帝，群臣哄闹朝堂，他也感觉不到什么乐趣，直到叔孙通制定了朝拜天子的礼仪，皇帝才摆足了威风。程式化虽未必有益于事物的本质，却往往为当事者所乐意接受，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，在天安门上被百万人民同声山呼万岁，也是心安理得的。

插花的本旨，是各人按照自己的心意，重新安排花卉的形态与组合。人以万物之灵自居，惯欲令天下万物，皆为我所用。伟人以改造世界、改造他人世界观为己任；穷酸文人则只能改造些野草闲花，或曲折为盆景，或剪裁为瓶花。人心不同，性情各异，所爱非一，本来无所谓程式；然而正是程式的出现，完善、打破与重建，使插花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。较之盆景，插花作为花草形态的瞬间定格，宛若过眼烟云，彩云易碎琉璃散，全靠有人形诸文字，绘为图形，摄成照片，才得流传后世；而这些文字图片，恰又显示着作者的心志意趣，并进而反映出社会的思潮风尚。

正是这些，吸引我对插花活动进行一种文化审视，思考其在发生发展过程中，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什么样的影响，又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怎样的痕迹。蓄积多年，时有感触，遂萌发了纸上谈花的意思。书名“拈花”二字，袭自爱花前辈周瘦鹃先生的《拈花集》。周先生以盆景大家名世，此书中时以瓶供配盆玩，则以拈花名插花，非仅佛祖，亦关凡人。清乾隆年间高凤翰的得意之作《四季花卉轴》，梅花插瓶，莲花铺盘中，牡丹与菊花随意散置案上，题诗中道“忽见三生旧影子，拈花已省梦中身”，是真解拈花意者。花谢花开无日了，春来春去不相关，个中意趣，本亦如鱼饮水；今聊抒一孔之见，期与同好共相研磨。



清高凤翰《四季花卉轴》

目 录

引言 拈花入瓶 1

源流篇 1

折花·簪花·插花 3

插花，当然不一定非得是插于器皿，宽泛地说，也可以插于人身，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簪花、佩花，今人常说的戴花。狭义插花是广义插花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。

借花献佛 15

佛经中藉花说法，阐释义理。随着佛教的传入，给中华民族带来了香花供养的新风俗。

花靥人间 30

时令鲜花簪云鬓，作为女子常见妆饰，娇俏生动，自不待言。爱花之情决非经济条件所能制约，平民百姓可以使用平常的日用器皿，可以剪插山野田间随处可见的草花。

瓶花有谱 52

袁宏道的名声既大，境界亦宽，文字又好，《瓶史》便成了中国插花艺术史上的最高峰，并且对当时社会上的插花风气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道成海外 77

“道”不仅于指一种学术、技能，更强调其通向人生彻悟之路、彻悟过程的内涵。通过插花活动，插花人可以达到人生的彻悟，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。

东西交融 99

文化交流总是双向的。在西方插花接受东方营养的同时，东方插花也不可避免地接受着西方插花的影响。这一交融的最初发生是在日本。

艺境篇 113

花目品第 125

中国花艺与西方花艺的根本区别，可以一言以蔽之：西方插花中，花还是花；而东方插花中，花已不仅仅是花了。

主从使令 139

插花艺术表现的，是各种花材的色调、姿态和神韵之美。用一枝花材构图，也可以达到良好的效果；而在采用多枝花材或多种花材的时候，花材之间的配合，就成为重要的课题。

选器护瓶 152

插花在中国既称瓶供，或称瓶花，都是将花与插花器具有机组合，构成一个整体的视觉形象；因此，它们之间的谐调与否，直接关系到审美效果。

折插沐养 170

插花艺术，是花卉之美的高度浓缩与凝聚，一方面，仅折取花卉的少量枝叶为材料，可谓纳须弥于芥子；另一方面，作品仅能维持短暂的时间，可谓聚精华于一瞬。

造境清赏 189

为插花营造环境，尚是一个较低的物的层面；创作者和观赏者以身心融入其间，主观的意和客观的境两相交汇，形神、情理相互映照，方能达到至高的意境；而创作者的心意，通过其插花作品的传达，为观览者领会呼应，才算这一过程的最终完成。

宜忌监戒 205

瓶花在折插安置之后，以至鉴赏之中，尚有种种易遭损害之处，花之快意、折辱，须时时留心在意。赏花护花，倒确实该有一种文明规范。

尾声 野草闲花 217





折花·簪花·插花

对于插花的研究，大体有两个方向，一侧重于技艺，一侧重于文化。就近年的出版物而言，前者多而后者少。插花技艺在中国大陆沉寂多年之后，随着社会的开放和民众生活的提高，越来越受欢迎，插花人材的培养便成为当务之急，迫切需要的自是技艺方面的普及读物。但在技艺的提高过程中，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传统与内涵，也就是侧重于文化的诉求了。就像一个人的仪表，青春帅靓都是暂时的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内在气质将会显得越来越重要。

说到传统，便有一个追源溯流的问题。关于插花的源头，众说纷纭，有人主张始于中国，有人认为始于印度，抑或埃及、希腊。实则西方插花与东方插花非出一源，各成体系，风格两异，这一点，我们将在第六节中再讨论。即以中国插花而言，有人认为发轫于三国，有人主张开始于六朝，还有人提出肇端于上古。然而稍加分析，便可以发现，分歧的原因，是对于插花概念的界定不同。

现代常说的插花，指折取一种或多种植物体的非根部分作为花材，



明万历版画《孔圣家语图·问礼老聃》。
座间有瓶花，这当然是明人的设想，不会是春秋的事实。

经过技术修整和艺术设计，插入某种容器，形成新的观赏对象，以表达情感和意趣。它同盆景、园艺、雕塑、建筑等一样，属于造型艺术的范畴。这是狭义的插花概念。广义的插花概念，则只以折花为基本要素，不必讲究造型，亦不必插于器皿，可以簪于头，佩于身。

可以说，狭义插花是广义插花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。

作为一种文化探索，自应从广义插花出发。

折花而插，无疑应出于人类对花的喜爱。而追溯人类爱花的心迹，人与花的初识初恋，又是在什么时候、因何而萌生的呢？

哲学家、美学家、社会学家、植物学家，各有各的说法，各有各的理由。最有趣的是一位生殖崇拜专家，断言花之所以受人喜爱，是因为被当作女性生殖器的象征。“第一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天才”，王尔德先生说出这句名言时，不知有没有想到，在把女人比作花之前，早有人因为希望具有花一样的繁殖能力，已先把女性胴体的某个部位，与繁衍后代有关的部位，比作花了。

然而，我永远不会淡忘的是，年轻时在苏北农村插队，和农民们一样，悉心关注的，是可供食用或能够结出可食果实的花。它们为我的疗饥梦提供着希望。那些徒供观赏的花，无论如何艳丽，往往被我们视而

不见。柏拉图所寻求的“一切美的事物有了它就成其为美的那个品质”，对我们来说，很简单，就是于人的肚腹有益。

生活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人，尚且被饥饿逼到这种境地，我不禁要大胆地作一猜想，人类对花发生特别的眷顾，当可以追溯到远古，人还只能依赖大自然的恩赐获取植物果实的时代。负责采集果实的女性，在意识到花与果实的关系之后，在发现花与再次繁殖的关系之后，花因为有益于人的生命维系而被欣赏，被视为美好的象征。汉代班固等撰《白虎通》卷三上，在解释西岳华山得名的原因时说：“华之为言获也，言万物成熟可得获也。”以花象征收获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

此外的种种高明理论，应该都是人在吃饱了肚皮之后，才揣摩出来的。

支持我这猜想的典籍，首先可以举出《诗经》。《诗经》里采之赠之的植物，荇菜，茆，蘋，藻，唐，萧，蓝，绿，芣苢，卷耳，薇，蕨，葑，菲，莫，桑，蕢，蒹葭，杞，蓬，葛，芹，椒等，无论花、果、叶、草，它们的共同点是其貌不扬，皆非以色相示人者；而它们被人们歌之咏之，正是因为具有实用价值。

《诗经》是中国第一部民歌总集，所收民歌流传的时代，主要在西周至春秋五百多年间；而且古代的生活节奏缓慢，文学作品在历史长河中漂流的时间要漫长得多，所以其中一些民歌的产生，肯定还更为久远。它们反映着先民朴实的审美观。虽然一些植物当时已被赋予某种寓意，借以引发叙事或感慨，但这里的采折、采集行为，仍属于生产劳作范畴，与插花妆饰无甚相干。

今天常见的鲜花，除了桃、木槿、荷、兰草等少数几种，几乎都没有进入诗人的视野；梅、李、木桃、木瓜等，被歌咏的则是果实。最容易被淆为鲜花的，是《郑风·溱洧》中的“赠之以勺药”，但早已有人指出，从开花时节看，那并不是与牡丹媲美的木芍药，而是名为辛夷、

江蓠的一种香草，也称草芍药，是名副其实的药用植物。稍后的《离骚》中提到菊，“餐秋菊之落英”，也正是说它初开的花可以吃。明人李汝珍《镜花缘》中列出的百花，与《诗经》中植物相重叠的寥寥无几。这固然有地域限制的原因，《诗经》反映的主要是中原地区的自然环境；更大的可能，还是先民们艰于衣食，重实用而不及观赏。明谢肇淛在《五杂俎》中已提出类似的疑问：“古人于花卉，似不着意。诗人所咏者，不过茱萸、卷耳、蘋、蘩之属，其于桃李、棠棣、芍药、菡萏，间一及之，至如梅、桂，则但取以为调和滋味之具，初不及其清香也。岂当时西北中原，无此二物，而所用者，皆其乾与实耶。”

这里又涉及到花种培育和引进的因素，在此不赘。



清禹之鼎《双英图》

主张插花起源于三国的专家，举出的依据，是北宋李昉等编《太平御览》卷十九所引南朝宋盛弘之《荆州记》：“陆凯与路晔为友，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，并赠诗曰：‘折花逢驿使（亦作“折梅逢驿使”），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，聊寄一枝春。’”陆凯是三国吴人。

这一说法显然难以成立。

因为，同样是折梅相赠，汉刘向《说苑》中已经记载了战国时发生的故事：“越使诸发，执一枝梅遗梁王。梁王之臣韩子，顾谓左右曰：‘恶有以一枝梅以遗列国之君者乎，请为二三子惭之。’”越国的使者以一枝梅作为礼物献给梁王，梁国大臣不懂

玉骨冰肌吳彩霓同和寓韵辨朝餐文明跨海歸
山去手墨淋漓尚未乾

丙午之夏



清罗聘《山鬼图》



清版画，萧云从《九歌图·东皇太一》



清版画，萧云从《九歌图·山鬼》

“礼轻情意重”的道理，于是打算羞辱他。这肯定早于陆凯赠梅。而屈原在《九歌·东皇太一》中，有双手捧起成束美丽鲜花以供神的描写：“瑶席兮玉瑱，盍将把兮琼芳”；《湘君》中有“采芳洲兮杜若，将以遗兮下女”，采折芳洲上的杜若花，送给身边的姑娘；《大司命》中有“折疏麻兮瑶华，将以遗兮离居”，折下神麻玉色的花，以赠远离的隐者；《山鬼》中又有“折芳馨兮遗所思”，采香花送给恋人。这些直接出于战国时期的文字，自是更强有力的例证，充分说明，早在战国时期，采折鲜花以赠人已不鲜见。

倘若折花赠人可以作为插花活动，那么，《诗经》中的“赠之以勺药”，无疑最早。稍后，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有：“为长者折枝，语人曰‘我不能’，是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”朱熹集注：“为长者折枝，以长者之